

满村都是京津沪冀牌照私家车

本报记者 李榕

地点 乐陵市朱集镇

虽然早已搬到县城居住，但逢年过节必回老家的传统一直没变。我的老家在距离乐陵市区1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从我记事起，这里就生活着千余口人，到初二转学离开直至现在，这里依然还是千余口人。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和妈妈驱车回老家过年，沿去年新修的枣园旅游观光路七折八拐，15分钟后到达村头。未曾想，此时的小村庄早已热闹非凡：只见村头各家门店前停泊着看起来刚刚挂牌不久的

各种款型小轿车，进入村子的十字路口更是堵得水泄不通，准备进村的人只好开着车或跟着车队一步步挪行，或挤在边上，听着热心村民的指挥，不知该向前还是退后。原本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硬是堵了40多分钟，村内不宽的街道两侧也停满了车。

“村里家家户户原来就靠这树上的大枣收成，这两年粮食年年涨钱，枣的价格却总是不高，辛苦一年也从枣树上捞不下几个钱。”小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家

门，到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做生意、打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春节期间一辆辆悬挂着“京”、“津”、“沪”、“冀”和省内其他地市牌照的私家车在村子里穿梭。听村里的长辈聚在一起闲谈盘算，仅这个春节，村里又新增了50多辆私家车。

看着日益增多的车辆和日渐“消瘦”的村庄，我的内心隐隐有一种伤痛。记忆中的春节，我也几乎每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尴尬：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的只是熟

悉的老人和叫不出名字的长辈或新媳妇。已经找不到几个和我同龄的儿时伙伴。我知道，我所熟悉的他们和我一样，一个一个都已经从这个村庄走了出去。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不同的是小村庄的私家车大量云集，通往村庄的路越发拥挤；通向外界的两条主干路更加平坦宽阔，走出村庄闯荡的人越来越多。我祈愿小村庄越来越富足，富足到足够留住每一颗外出寻梦的心，留住淳朴的情感和熟悉的乡音。

拜年磕了几十个头

本报记者 张磊

地点 济南济阳双柳村

除夕当天下午，我们一家赶到老家济南济阳双柳村时已天黑。家人早已准备好一大桌菜肴。春晚完后刚过12点，吃完饺子大拜年就开始了。

在先人牌位前，铺一块软垫子。作揖过头顶，下跪给先祖磕四个头，然后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等凡是长辈每人都要磕一个。而作为家里最小辈份，每年拜年磕头足有几十个。

家里拜完后，已是凌晨一点多，各自回房休息两个小时后，大约四点钟天还未亮，家里上上下下就开始起床忙活起来。而我和几个哥哥在大伯爸爸叔叔的带领下前往院里(族人)各家拜年。

我们从村子一头开始，凡是长辈就要登门拜年问好。家里老人告诉我，在附近别的村子这样形式的拜年很少见了。这些年来，村里出去工作的人多，在家的人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好多小孩、新媳妇和村里长辈互不认识，通过这样的拜年，村里的老少爷们还能熟络原来的感情，所以这样的拜年就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

烟花炫富何时休

本报记者 孙婷婷

地点 聊城茌平县

由于雾霾天的严重，不少城市燃放烟花爆竹越来越少，可随着农村人的生活越来越富裕，过年燃放烟花却成了不少农村人炫耀的一种方式，那个记忆中的蓝天、白云、绿水的家，似乎真的距离我们很远了。

年前腊月二十五，和往年一样，我开始了焦心、兴奋又煎熬的回家旅程。爸爸、妈妈、弟弟，加上新进门的弟媳妇，五个人挤在车里。回去的路上，又开始了像往常一样听他们向我诉说着这一年乡里乡亲们发生的事情。

村里私家车的增多，停车成了难题，原有的小巷小道，根本无法将“硕大”的汽车开回家，不少人只能将新买的车暂时存放在靠近马路的邻居家。

在城市不断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的同时，却成为农村炫富的一种标志，哪家燃放的多，甚至能成为身份的象征。20多年前，村里只有少数人家燃放烟花，大部分只燃放鞭炮，而今天，一半以上的村民开始燃放。大年三十晚上7时开始，此起彼伏的烟花，成为唯一将大人和孩子从家里引出家门的时刻。

城里娃迷恋老家

本报记者 王乐伟

地点 乐陵市

“赶紧起床，回老家。”大年初一早上六点钟，弟弟就开始招呼睡得正香的我起床，生怕我耽误他回老家的时间。我暂且把14岁的他当做城里娃，可能因为平时鲜有时间回去，对于过年这样的机会，让迷恋“回老家”的他无比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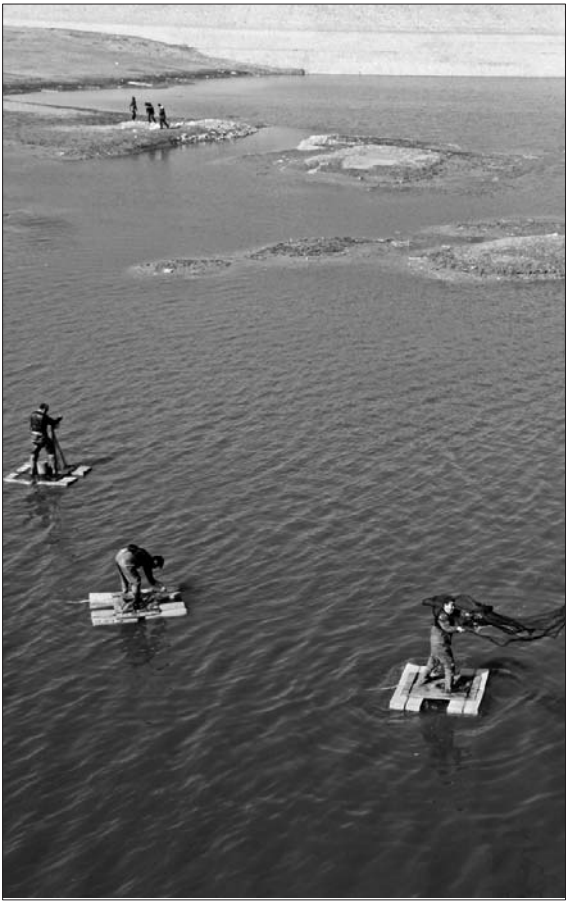
因家里生意的原因，每年春节都是年三十下午开启回老家的路程，坐在车上的弟弟，看到此景更是按捺不住要回家的急切心情。

弟弟过了年就14岁了，几年前就被爸爸和叔叔带着参与年初一的拜年。按照村里的习俗，凡是能扯上关系的，都要拜一遍。弟弟每次拜年回来，他都要跟在家候着的我和妹妹大讲特讲，去了谁家，见到了什么人，路上看到了什么。

对于弟弟来说，在老家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跑，找同龄的孩子放鞭炮。除此之外，大土灶、菜园、各种家禽，在他的眼中，或许都是新奇的，对于住久了单元楼房的他来说，到了老家，才能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才能真正的“接地气”。大概，这就是这个城里娃迷恋“回老家”的原因吧。

人在堵途

2月24日大年初六，许多游子选择这一天返回奋斗的城市工作，各条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最高峰。京台高速上，从泰安到济南堵成一条“龙”，车灯排成的长队望不到头。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开春捕鱼

3月1日，天气晴好，阳光温暖，气温明显回升。许多捕鱼爱好者在四女寺水利枢纽附近河内撒网捕鱼，为四女寺风景区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已找不见童年的故乡

本报记者 徐良

地点 夏津县雷集镇

春节假期，走在暖冬的村子里，麦芽蠢蠢欲动早早放绿。可是，原来的池塘没了水，原来的树林盖起了新房，原来的河沟丧失了生机，原来的小学变成了破烂不堪的瓦房……

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们同父母团聚后有些兴奋，到处狂奔着放鞭炮，显然，这个村子已属于这帮孩子。在这个村子里，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这里有我美好的童年。

曾经满是清水的池塘变成了大土坑，再也没有了“缘木求鱼”与冰球比赛。春天我们从妈妈那里讨来零钱去买

鱼钩儿，爬到那棵把身子歪到水面的柳树上，放下鱼线，“缘木求鱼”，没有鱼竿，用馒头当鱼饵，我们却很快乐。等到冬天，下雪了，我们会从池塘边滚几个雪球，推下池塘砸开冰面，从家里偷来二踢脚，听它窜入冰下后奇怪的爆炸声，我们还用二踢脚吓树颠上的鸡，炸黑洞洞的老鼠窝……我们还会去冰面上抽陀螺，去玩儿后来电视上称之为冰球的游戏。

不知不觉走到儿时的小学，大门窟窿里已容不下我这个成年人的身体，仅有两间教室的它如今已经变成了危房。

沙土堆和砖头是我们在校唯一的玩具，后来我们把它发展到了校外，我们在沙土里装着午餐“搞运输”，哼着儿歌“开隧道”，还挖下大大小小的陷阱。

那年深秋，我们终于将陷阱挖到了乡亲们的打水路上。直到我们撒完最后一把干土，配合默契的村老老光棍儿“吱呦”着水箱吐着自由的烟圈儿走了过来，“吱呦”一声之后，老光棍儿人仰桶翻。他拉下脸，猛地站起，可是，要“追杀向前”的意识已无法决定“腰疼腿青”的物质。老光棍已不在人世，挑水井里也没了

水，黑洞洞的被填了柴草。

围着村子走一走，有些累，但让我想起了童年，是小伙伴们玩耍的面孔，是转了一圈又一圈却总转不烦的那个村庄，是村庄外那片可怕的坟地与遥远的河水……我和童年不可能再见了，是我无情地伤害了它，后来，连同这座村庄也悄悄变了模样。

嘱咐好母亲别忘了往锅底下埋上块儿红薯，我去上学了。

母亲从没忘记过往锅底下埋上块儿红薯，而我渐渐地忘记了扒开那神秘的锅底灰……